

# 生命的历程

哈 华著

• SHENGMING DE 1



哈 华著

# 生命的历程

SHENGMING  
DE  
LICHENG

责任编辑：王聿祥  
封面设计：乐秀镛

## 生命的历程

哈 华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167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99 定价：1.15元

## 生命历程的思忆(代序)

我偷偷离家出走,怀着对真理的向往,对革命的追求,北出剑门关,到光明的地方去。岁月的流逝,离开了我的故土——天府之国,已经近半个世纪了!我却没有回过家。往事如烟,在记忆中已朦胧得很。多少年来,我踏遍了祖国破碎的山河,在革命战火的硝烟中,度过我风华正茂的青春;全国解放以后,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八十年代,由于《萌芽》的编务,以及经营管理工作,象洪水一样冲到我的面前,不知经过多少日日夜夜,不觉皓首霜鬓。近四年来,我终审了《萌芽》、《萌芽丛书》、《萌芽》的增刊《电视·电影·文学》近两千万字的付印稿。今年年初三个月是最紧张的时候,我编审了六百万字的付印稿。包括划版样在内,有时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。人到晚年,总欢喜前瞻后顾。我想起周总理生前不分日夜的工作精神,扪心自问,在生命的历程中,我在文艺方面做了些什么?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没有?我不能自我感觉良好,总觉得有些惶惶然。多少事正等着我付出艰辛的劳动,还能四个现代化做点事情。人到老年,不能不想到每个人总要走完的生命的历程。正如

巴金对我说的，正在办理后事。作为作家的巴金，当然不是旧社会的老人所想到的“后事”，而是考虑给人民留下些精神财富，要赶紧去做才好。我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后来编务工作中抽空写了几部长篇小说，有的已出版，有的在日本有了译本，有的在报纸上连载过，还有几部作品在我案头沉睡三十多个年头了，我不能让它来生定稿。北京来的编辑，希望我把只缺个结尾的某部长篇小说完成，在延安饭店等我。当时我正在四川，我回上海见到了他，盛情难却，只能满口答应。他见我案头堆着那样多的待审稿子，明白只能以后再说，不再经常催稿了。时光易过，转眼又是两年了。可是，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，何时才能定稿呢！文学事业是无限的，生命却是有限的。也许有人问我，你七十年代干了些什么？十年狂热的日子里，我打发着郁悒的没有笑声的岁月，白白浪费了最好的十年艺术生命。

我自幼欢喜文学，曾立下雄心，写出一些好作品来，作为鲜花献给人类。许多年以后，我却发现自己成了泥土，让百花盛开。如果我晚年有所悟的话，就是作为《萌芽》的编辑人，在编辑部提倡的“泥土精神”，使萌动的幼芽成为参天的大树。为了文学事业后继有人，默默无闻地牺牲自己，也是崇高的事业。

在战火纷飞的岁月，谁是幸存者都很难说，我偶然也写点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文艺论文，但总觉得真正写作或者写长篇小说，那是遥远将来的事。全国解放以后，文学战线上总要有人作出牺牲，去编刊物，“为他人作嫁衣”。我总想以后再写吧！花开花落，岁月流逝，不觉已到老年。我虽然是中

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，但我不承认自己是作家，认为这是历史的误会。我虽然写了十多本散文、特写、文艺论文集和长篇小说，大概没有撼动读者的心灵。为此，我只承认自己是文学刊物的编辑人而已。

去年夏初，我因为组织文学青年队伍和出版《萌芽》丛书事宜，从上海乘飞机回到我的家乡四川。透过机舱向下鸟瞰，我看到群山竞秀的巴山蜀水，锦绣如画的川西平原，清流湍急的岷江，竹篱围绕的茅舍，松柏浓荫下的木屋——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。万里寻故居，家在何方？

在那战争频仍的岁月里，是有家归不得，全国解放后才知道母亲和妹妹在抗战时期已先后亡故，真是无家可归了，所以有近半个世纪没有回过家。事情也凑巧，回到四川后，我正好到家乡新繁县（现改为新繁镇）龙藏寺给文学青年去讲学。路过新繁镇时，陪同我的《青年作家》的编辑，劝我回家看看家乡的变化，但我拒绝了。怕引起我这个老人的伤感，人到暮年，一切俱往矣，我不过是沧海之一粟，何处不是我的归宿，何必象西方人那样去寻根呢！我从龙藏寺讲学回来，再次路过新繁镇，陪同我的编辑又劝我回家乡看看。我并不想学夏禹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；我也不是楚霸王，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我于是同意了，天津新蕾出版社还给我出了个题目：《作家的童年》，去走走也许使我对逝去的往事有所思忆。

我不想回家去看看，还有一个心灵的秘密。我讲学的龙藏寺现在是成都军区的荣誉军人学校，那里的伤残的中

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，建国初期曾组织过荣誉军人演出队，在全国演出。当他们来上海演出的时候，党政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，都到火车站肃然列队欢迎，并看了他们的演出。其中有些志愿军伤员，正是我在朝鲜访问过的部队成员。这些历次战争致残的男女荣军，他们创造了历史，作出最大的牺牲，是时代的骄傲，民族的英雄。他们顽强地困难地生活着，心残志不残，努力学习和工作，甚至组织演出队巡回演出，激励人们热爱祖国，忠于祖国。一个在朝鲜负伤的女青年的歌声，三十年后还在我耳边萦绕。我访问过全国一些荣校，也和荣军谈过话，看到他们伤残的情形，总使我一股酸流窜上鼻尖，只想落泪。这次我也没有去访问他们，免得引起大家难过。那里还有我一个外侄女，原是军工，在一次事故中致残，后来嫁给龙藏寺荣校的一个只能用手摇车代步的荣军，由于都是残废人，生活上多少总有些困难。虽然，我讲课的地点和她相隔咫尺，我并没有去寻她，去看望他们在困难中维持下来的家庭，目的是不要引起我和她一家的悲痛。一切已经过去了，大家揭开新的历史的一页，往事如行云流水，何必回首往事而思绪万千呢！

我在中越边界访问自卫反击的部队，正好是我以前在朝鲜访问过的部队，是从四川开赴前线的。我家乡的人民，把子弟交给我们的部队，有的忠骨埋在广西中越边界的郁郁苍苍的丛山中。我凭吊过他们的墓地，使我悲痛灌满了心头。我也访问过伤残的同志，也许他们已回到家乡，进了龙藏寺荣校了吧？

我在战争年代写过一本《在伤兵医院中》的报告文学，

我懂得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危害，特别是被火焰喷射器烧伤的伤员，有的面容被毁，有的皮肤大面积烧坏了，虽然经过植皮等手术，夏天却无法出汗……。最重要的是他们心灵上的痛苦，当面不说，精神上却是存在着难以忍受的负担。我曾听到过残废军人说，能看到新中国建立，一生夙愿已完成了。这些普通一兵，他们没有用华丽的言辞吹嘘过自己。他们朴实无华，长年克服伤残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有个荣军告诉我，这比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高地难度还要大呢！我见到他们，内心总感到很不平静……

时已黄昏，我在新繁镇的街头徜徉。在这个小城里，曾度过我郁郁寡欢的少年时期。我离家时还是充满朝气的青年，如今已白发如霜，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。回首往事，自从小一九三八年我投奔延安，寻找真理，长年的战争，河山远隔，亲人音讯杳无。

记得在河北平原一次战斗后，我忽然碰到一个穿越战线的绿衣使者。我想起来，根据国际公约，在战争时期，交战双方应允许绿衣使者穿越战线投递信件，不得加以迫害和阻止。

我高兴地问他：“能不能为我寄封家书到四川？”

他看了看我，同情地说：“可以。不过挂号不行，因为日本人、国民党都要偷偷检查信的。就是平信能否寄到也很难说，不妨试试吧！”

于是，我开始写信，写什么好呢？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期，借口莫须有的罪名，彭德怀同志一家被国民党杀害。当然



不能写我和八路军在敌后沃野千里的平原上，与日本镰镰武士进行白热化的残酷游击战争了。只用文言文给我母亲写道：“我流落异乡，生活维艰，在河北做小买卖度日。……哀哀吾母，生我劬劳，不能在家报慈母养育之恩，言念及此，潸然泪下。关山远阻，故长年无法投书，敬禀平安，以释年迈母亲和幼妹之念。……”这只是告诉我唯一的亲人——母亲和妹妹，我还活着，叫她们不要想念罢了。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写信。哪里想到，妹妹在一九三八年亡故，母亲在抗战胜利后与世长辞！临死的时候，认为抗战胜利，我该回家了。她不知道，在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打内战，并用美式武器装备他的四百万军队，大举向解放区进攻，将更加残酷的内战加诸解放区的人民，企图把他们淹死在血泊中。八年持久的抗战虽然胜利了，我却无法探亲，以释慈母之念。她临死的时候，还念着我的名字，说哪怕再见我一面，然后再瞌上眼睛。

我在新繁镇街头徜徉。这个城市很小，两头的距离只有一华里，很快就走到了尽头。我这个老人的平静心灵，忽然潮水般地翻滚起来。据亲友来信说，这里不只老一辈，甚至和我同龄人都不在人世了。我今天又去探望谁呢？在这个小城里，过去出门都是熟面孔，点头招呼，或者寒暄一番，现在都是陌生的人。我在家时那些还是襁褓中的小孩，现在也是五十来岁的人，相见不相识了。至于我离家后陆续出生的人，更是些嬉笑玩耍的青少年，只把我当作陌生的老人了。

这小城不象成都，没有多大的变化，仍是低矮的木屋，

简陋的茶肆，朴实无华的商店，还是记忆中的样子。街道两旁种植着梧桐树，林荫蔽天。这是过去没有的。象征着暴政的县衙门没有了，改建成多层建筑的中学。城墙被拆掉了，城郊建了一些小型工厂。我想根据记忆，去寻找儿童和少年时期住过的租来的四合院子，往返数次也没有找到。这是一个窗明几净的士大夫的院落，古老而又阴森。记得院中的一棵橘子树死了，曾使我很伤心，因为还是少年的我，很喜欢吃橘子，常常从青橘吃到完全红透了的时候。还有一棵胡桃树，枝叶非常茂盛，浓荫遮去大半个院落。我也是从刚成熟的胡桃吃起，直到它全熟的时候。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院落，不由自主地使我再一次感叹：万里寻故居，家在何方？路人相见不相识。我只好郁郁然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。

我总算找到唐李卫公修的东湖，这是我青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。现在使我有断瓦颓垣、荒凉衰败的感觉。据说是唐代的苍郁古柏也没有了。

我问一个管理园林的老人：“古柏到哪里去了？”

老人说：“一次大风吹倒了啦！锯成了板板（四川话：即木板）嘛！”

湖水依旧，荡漾着微波，却落满了枯枝败叶。湖上石头的九曲桥，年久失修，也有点摇摇晃晃的样子。整个东湖，还是绿树成荫子满枝，但没有什么修剪，有些杂乱无章。

我找到我少年时期读书坐过的石椅，坐了下去，往事涌上心头。书籍是智慧的源泉，它使我认识到封建军阀割据的四川，为什么青年没有出路？为什么人民在暴政下呻

吟？书籍给我前进的力量，使我从家出走，寻找真理……

近半个世纪后，我回到故里，景物依旧，只是好象和我一样，露出下半世衰老的光景。我们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，在这古老的国土上，建设了灿烂的生活。时代的脚步应放快一点，迅速改变旧中国守旧落后的面貌。有人说，“夕阳无限好”！但后面还有一句，“只是近黄昏。”夕阳虽然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景象，照耀着山川、平野和城市，但它毕竟是一瞬即逝的霞光。我们老一辈人总要走完他生命的历程，在生命消失的时候，决不应该坐下来叹气，我们已完成历史放在我们肩上的重任。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社会主义事业都干完，要留给下一代人去干。

我在路上还结识了一位老红军，他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员，名叫杨大易。我们一见如故，交谈甚欢。在那浊浪滚滚、两岸奇峰突兀的长江江面上，我们一面观看烟雨蒙蒙的巫山神女峰，一面交谈。他是一个老人，准备离休了，也是感慨万千。他说，他是川北人，也是回家探亲的。父母和哥哥在他投奔红军后，相继与世长辞，只剩下一个八十多岁的嫂子。县委告诉他：全县参加红军的共计八百人。那些年轻的妻子含泪送郎参军，依依惜别之情是难于言说的；还有一些父母和弟妹，眼泪汪汪地直送他们到红军营地……。长年的战争，幸存的只有五人。他们先后埋在异乡的土地上。

中国革命的特点，是用武装的革命，反对武装的反革命。长年的战争，战场上飘荡着狼烟，他们在血与火中搏斗，在喊声震天中冲杀，顽强的固守，悲壮的牺牲，用血与肉写成民族解放的史诗，牺牲的从人间消失了，伤残的毫无怨

言地生活着。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民族英雄。

有些老一辈人，看到青年人中有的思想紊乱，在自己写的词中大为感叹：“颜趋倦，鬓已秋，忍将夙志付东流！”我并没有这样的感叹。我知道，他们经历了狂热的年代、上山下乡的艰辛的人生跋涉，回城后目睹同辈人的思想紊乱，待业的苦闷，有了工作后经历着改革的阵痛，新的探索，新的追求。我始终相信，后一辈人能承前启后，完成老一辈革命家未尽的事业，他们是时代的未来。

我在家乡小城街头徜徉。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，想得很多。这并不是老人的欢喜怀旧。鲁迅说，要敢于直面人生。我理解是，敢于面对严峻的现实。解放了的中国，是经历了长年的革命战争，是个苦难的历程，特别是战争，是血与火中的拼搏。我们每个军官和战士，都是普通一兵，有过忧患，有过追求，然后投奔到革命的洪流中。虽然出身不同，觉悟高低不同，甚至都有着普通人的弱点，但在战火的洗礼中，思想感情不断地升华，变得崇高而又伟大。

我思绪又飞到往日朝鲜的战场，多少万人埋在朝鲜的深山野坳里，荒冢被青松掩映着，只有金黛莱和无穷花在陪伴着他们。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无数英雄外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无名英雄。

在战后，我在开城地区访问一个部队，听说他们那里出现一个象古代的盘肠大战的英雄。在金城反击战中，美国将军命令他们的火炮把山头削掉几公尺。我们的战士藏在坑道里，一个排打掉美陆战一师九次冲锋，最后只剩下一个

战士，肠子被打断了，昏迷不醒。当二十多个美军冲到高地时，他苏醒了过来，忙用皮带把腹部扎紧，免得大出血，然后一个蹦子跳出坑道，用冲锋枪打死十多个敌人，并用英语大声喊道：“举枪投降！”似乎他是一个军官，高声喊：“一排左面迂回，二排右面迂回，三排跟我正面冲锋，消灭敌人。”美军吓懵了，只好投降。当然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绝望无援时投降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他们从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口中知道，在战俘营里，所谓一打以上的联合国战俘（主要是美国战俘，他们自己嘲笑自己，把战俘营称为“联合国”）吃用都是中国的，而投降后根据美国军队的规定，战俘在敌对国家战俘营期间，薪水是照发的。一个战俘曾说过，回家可以买 car（英语：汽车）。这位盘肠大战的英雄，端着冲锋枪，押解着俘虏走下山去。美军俘虏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只有志愿军一人，他们想逃跑，但他们知道“卡普”（英文译音，美军对志愿军的转盘冲锋枪的称呼）是无情的，会把他们统统消灭，也就不准备逃跑了。反正根据日内瓦公约，战争结束，交换俘虏，何必再去为美国将军和绅士卖命呢！这时增援的部队上来了。这个盘肠大战的英雄，完成了民族交付给他神圣的使命，就倒下了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卫生员把他抬到后方指挥部，开始检查和包扎他的伤口，发现肠子被打断，内出血，又发生休克（昏迷），立刻送他到后方进行手术抢救。我懂得一点战伤常识，这种伤员，不在转送途中合上眼，也许是会死在手术台上。我向向我介绍的同志，这位盘肠大战的英雄事迹，为什么不向新华社介绍？他长叹数声地说，忙于日日夜夜的金城反击战，拚搏、

流血、死亡，一时顾不上这件事了。他从此没有归队，也许是送回祖国治疗，但愿他仍活在人间。

我在家乡小城市的街头徜徉，往事又涌上心间。我仿佛又在郁郁苍苍的丛林和云雾缭绕的中越边界的前线，目睹越南炮火杀死的边界的妇女、老人和儿童，轰毁的学校和竹楼与木屋。我凭吊过被越南特工人员偷越边界，埋的高爆炸化学雷炸死的我军边界巡逻兵的墓地。我也听到过被越南当局净化边境，驱赶到我国境内的几十万华裔老人和妇女的哭诉，幼小者的啼饥号寒。

多少年来，我们在困难中束紧裤带，支援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国侵略军，甚至养活他们在战争中饥寒的人民。我曾用激烈的文字，从精神上支援过越南人民顽强的战斗，认为曾经在朝鲜被我们教训过的美国兵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谁打得顽强谁就是胜利。可是越南领导集团在他们胜利以后，却把我们支援他们的枪炮对着我们的边民，背弃了越南人民的胡伯伯所说的话：“同志加兄弟，中越情谊深。”我始终相信中越人民之间世代代深厚的情谊。希望经过长年战争后的越南人民，能使孤儿长大成人，寡妇很好地生活下去，在百孔千疮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城市和工厂，过着和平静穆的生活，创造自己的昌明繁盛的时代。

我在家乡小城的街头徜徉，夜霭即将笼罩着这个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上富裕小城。电灯忽然亮起来，虽然没有

上海那样华灯初放的夜景：霓虹灯在高楼大厦上闪着赤焰，一片灯的海洋，使星月都显得暗然无光，人行道上行人如蚁，车辆如梭，充满了大都市夜生活的喧闹。这小城的黄昏，却充满了春末初夏的温馨和宁静。倘使要我选择，我更爱这生我养我的故土，因为她是我生命的摇篮，使我长大成人，懂得生命的意义，不断地追求光明，向往真理。

当我踏上故土，虽然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路人相见不相识，却勾起我对生命历程的思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和每个青年人一样，都有自己天真烂漫的幻想，如做一个驰骋疆场的英雄，一鸣惊人的作家，……发出无数的豪言壮语，大有惊天地而泣鬼神之概。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才发现革命并不需要自大狂的宣言，革命是艰难的跋涉，在丛莽中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，需要慷慨克己的献身精神，默默无闻地去工作。克服失败的痛苦，才有胜利的欢乐。当你白发如霜的时候，你是否在争名夺利中度过一生，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革命者，推动历史前进？

我想起一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话：“我从人民中来，回到人民中去！”我虽然到了老年，真的在养尊处优、在闲散中虚掷晚年吗？我能不能回到人民中去，了解他们的思想、感情和愿望，和他们共欢乐和痛苦，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或者写点什么？

一本散文集的序，引出这么多的话来，只能算散文集的代序了。这本散文集，收集的主要是全国解放后的散文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写的散文、通讯，大抵都散失了，

因为战火烽烟中匆匆写成，又多是新闻通讯，文艺性差，只收集少数几篇。正如我《生命历程的思忆》中所说的，经历很多，忙于战争，忙于工作，写得很少。只是反映了时代浪涛的一点浪花而已。

这本散文选集《生命的历程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）和特写选集《她志在凌云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）可以说是姊妹篇，大抵都是以军事斗争为题材，也许是我生命历程的最后的两本散文、特写集了。因为我手写字非常困难，人也不象年轻时候的样子，行动也有点老态龙钟，而且工作一时丢不开，大概准备“封山”，在散文特写方面不写什么东西了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



## 目 次

生命历程的思忆(代序).....	1
华北抗日根据地巡礼.....	1
新闻工作者在冀南.....	30
访问华东老根据地纪事.....	46
秋山良照.....	67
记山彬伍长.....	76
朝鲜西海的渔家.....	83
朝鲜西海岸岛屿中的守卫者.....	92
重建的开城.....	102
非军事区和北缘线上.....	114
宝山蚂蚁岛.....	127
海上散记.....	139
祖国的眼睛.....	155